

遵义文艺丛书

遵义

ZUNYIWENYICONGSHU

1949—1999

ZUNYI

WUSHIJIAN

SANWENXUANGANWENXUAN

50 年散文选

ZUNYIWUSHIJIANSANWENXUAN

伍本芸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遵义 50 年散文选

伍本芸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G I P) 数据

遵义 50 年散文选 / 蹇先艾等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遵义文艺丛书 / 李发模, 陈义忠主编)

ISBN 7—5059—3459—7/I · 2637

I . 遵… II . 蹇…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1949~1999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5490 号

书名	遵义 50 年散文选
主编	马威 李发模 陈义忠
编者	伍本芸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朱蓓
责任印制	胡元义
排版	江兴盛
印刷	嘉联印制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0
版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7—5059—3459—7/I · 2637
定价	256 元 (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前 言

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展示遵义五十年来广大作家和业余作者们在散文创作上的成果。

遵义是个文学人才辈出的地方，除了小说、诗歌等方面的创作情况令世人瞩目，散文创作的情况亦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扬。在这个领域里，五十年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也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和影响的作家，这无不使每一个遵义人和关心遵义的人都感到高兴。

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许多虽然短小却光辉灿烂的名篇，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熟记和传诵。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抒发作者情怀、陶冶读者心灵等等哪一个方面，应当说都是其它文学样式的作品难以代替的。正因其短小明快而灵活多变的特点，也就历来为绝大多数的文人当做不可缺少的一套笔墨。我们几乎看不到哪位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戏剧家不写散文；同样，也不会有哪位读者不看散文。它的群众性和影响的广泛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为广大读者汇聚遵义半个世纪以来的散文精品，也

希望能促进遵义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辑入本书的数十篇作品，产生在不同的年代，具有各自不同的色彩，反映着不同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这些作品中，我想读者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人们思想观念情感的变化，必然会有许多感慨与收获的。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当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新鲜事物令人们嗟叹不已的时候，散文创作队伍中的新人也如星汉灿烂。我们看到有王晓露、谢佳清等一批后起之秀崭露头角，熠熠生辉。他们的思维和写作风格，都是值得关注的。

然而，本书作为一本历时五十年的选集，编者确有不少难处和遗憾。因为资料不全和作者情况的变化，漏掉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这就使得本书很难反映我们作者队伍和散文创作的全貌。与此同时，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和时间的仓促，所选的作品也未必全都精当，其中难免有眼不识货之嫌。此外，编辑工作中的种种技术问题，也多有疏漏。敬祈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伍本芸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于遵义

遵义五十年散文选

(1949 —— 1999)

前言	伍本芸
记阳明洞	蹇先艾 (1)
日子	何士光 (6)
我真正当了裁缝师傅	文 蒙 (19)
酿蜜的人	文 蒙 (24)
行路难	石永言 (39)
湘江漫步	石永言 (43)
临窗旭日	李发模 (46)
怕人	李发模 (49)
海南散记	杜 若 (53)
桐乡花会	杜 若 (59)
最亮的星	伍本芸 (63)
我们和孩子	伍本芸 (66)
路迢迢	赵剑平 (71)
大山的魂魄	胡骥超 (78)

山韵	郑德明	(92)
往事的花朵	刘家骥	(96)
会爱的女人不怕淋雨	龚光融	(98)
黔北第一泉	赵进争	(102)
青龙白虎寄语	陈义忠	(105)
惊魂玉石滩	夏世信	(110)
年年酣酒	敖成勇	(115)
玉凤	黄天舜	(117)
访杉林王	徐文仲	(120)
醉在锡林郭勒草原	刘家骥	(124)
桐乡寄语	刘大林	(126)
老屋	叶金国	(128)
海龙囤揽胜	钟永玖	(133)
牛马场风情	张占齐	(139)
怀阳洞感怀	宋晓路	(142)
水上的沙滩	陈章泉	(146)
丰乐桥碑文惑析	漆春华	(150)
沙滩怀古	黄永通	(152)
青山翠湖美	杨 静	(154)
沧桑毛石	沈建通	(158)
我注视着一颗星星的命运	王晓露	(161)
一秤二砣	王晓露	(163)
记忆中的梦	王世君	(165)
风雨丽人	余 娅	(173)
与广播有缘	张桂珍	(176)

有麝自然香	周开德	(178)
那朵浪花	令狐昌琪	(180)
雪落黄昏	骆长木	(182)
有朋自远方来	赵尔庆	(187)
雨声中的家园	姚辉	(191)
食芋记	张金烈	(194)
来 山民们 我们喝酒	陈长文	(197)
外婆茶	敖成勇	(199)
诗乡庆典	郑德明 黄定才 何居华	(202)
山乡灯火明	傅治淮	(206)
皇皇国酒再铸辉煌	罗双全	(208)
父亲	胡长斌	(210)
故乡的小河	马家华	(215)
冬到大板水	刘 华	(218)
头发的故事	周开迅	(221)
话说茅台酒	刘自力	(223)
白马	司马玉琴	(225)
风景就在眼前	谢佳清	(227)
初窥	陈守刚	(229)
小西湖	赵 军	(231)
颂蜜蜂精神	赵 军	(236)
我赞美茶花	王雪梅	(239)
夜下隅泣	史崇高	(241)
在希望的田野上	赵宋永	(245)
香港回归忆战友	杨隆昌	(247)

为了六条生命	郑启彦	(250)
前方的风景	谢国红	(255)
平安夜的玫瑰	萧勤	(257)
想起那辆马车	刘劲勇	(260)
夜宿桐仙溪	傅三毛	(263)
男人在家不寂寞	郭思思	(266)
品味孤独	杨清丽	(268)
圣地之旅	杨家鸣	(270)
惠安风情	罗盛光	(277)
游镇远舞阳镇	伍良驻	(286)

记 阳 明 洞

蹇先艾

阳明洞是贵州著名的古迹之一，国内有不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

明武宗正德元年（一五〇六）二月，王阳明（守仁）因为抗疏营南京科道戴铣等人，开罪了专擅威福的宦官刘瑾，被贬谪到边远的龙场驿去当驿丞。古龙场驿就在今天贵州的修文县城附近。王阳明时年三十五岁。他偷偷地先跑到南京市亲，第二年十二月才动身，一路跋涉山川，冲冒雾露，攀援岩壁，正德三年春天，终于到达了龙场。龙场当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连峰际天的万山丛棘之中，风气非常闭塞。他初到的时候，由于言语不通，东奔西走，连找一个住处都成问题，只好搭了一间茅棚勉强住下来。没有墙，便开荆斩棘编几道篱笆来当墙，没有台阶，便挖了一级一级的土坎来上下。茅屋低矮，风几乎把它都吹得倒，下起雨来，屋顶就淅淅沥沥地漏个不停。后来，在龙场郊外的栖霞山（一名龙冈山）发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石窟——东洞，他便搬到那里去住。过去他曾在家乡绍兴的阳明洞筑室读书，因此就把东洞改名为“阳明小洞天”。他在一首诗里，通过周围的景物，描写出了他得洞的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

“东洞閼荒僻，虛室疑相待。披萊歷风磴，移居快幽堪。營炊新岩窯，放榻依石垒；……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

日子一久，王阳明逐渐团结了当地勤劳勇敢的兄弟民族，农民们随时都和他往来。他们看见东洞有些阴湿，主动地就地砍来了许多木材，不到一个月，便给王阳明在山上盖成了几间木板房，汉苗青年们争先恐后地来向他学习文化，一座简陋的龙冈书院居然成立起来了。……这是四百五十多年前的事情。

明清两代都把这个著名的古迹一直保存下来，还作过多次培修和补修。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阳明洞却被霸占去作为囚牢，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联合抗日的张学良将军在那里被拘禁了好几年，满山遍布如狼似虎的岗哨，那一带地区常常断绝了交通，行人都只敢远远的侧目而视。解放以后，阳明洞才获得了再生，修葺得焕然一新，成为远近人们游览、休憩的胜地。

阳明洞距修文县城三里，在蓑衣坡后，远望树木蓊郁的山冈与绿草芊绵的蓑衣坡紧紧相连；走近了，才知道它们中间还横隔着一段马路。通往阳明洞的道上，洋槐高耸，绿柳成行，枝叶随风摇曳。龙冈横亘在阳明公社一大片水势汪洋的田边，显得巍然突出，参天拿云的大树，有一半都是从嶙峋的丛石缝中长出来的，把小山深密地遮掩着。在山下仰望，满目葱茏，看不清山上的房屋。羽毛华丽的小鸟儿，穿梭似地在树顶上空飞来飞去，有的活泼地从这个树枝跳跃到那个树枝，啾啾的声音此起彼伏。我记得王阳明在《龙冈漫兴》中也有“空林惟听鸟间关”的诗句。顺着坎坷不平的曲径登山，山风拂拂地吹着，那些老林也像浪涛一样的呼啸起来。我们的视线首先接触的是何陋轩，一间长条形、小格子窗户的老式屋子地势较高，要登十几步石级才能上去。王阳明把它的书斋这样命名，是从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来的，意思是“心在夷居何有陋”。他

在一篇记事里，说他曾在轩外“翳之以桧竹，蔚之以芍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连一点花竹的影子都没有了。轩内的墙壁上嵌着成排的清朝道光年间的刻石，都是达官贵人们的“手迹”，记录了一部分阳明记述龙冈亭榭的诗文（包括《何陋轩记》、《玩易窝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等），其中有几块笔力也还雄肆。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为了纪念王阳明，另一方面写刻的人们自然大都是附庸风雅，为了给自己留名。

何陋轩右侧下方，就是阳明洞。这个古洞高朗轩敞，深广都有好几丈，洞门在巉岩之下，显得那么苍老、怪奇，苔痕斑斓，野草丛生；有些从岩缝中钻出来的小树，盘曲在嵌然相累的岩石上。另外有一小洞门通往后山。洞顶石钟乳累累下垂，有的像展翅的鸷鸟，有的像奔突的猛兽，有的像淡淡的云霞，有的像团簇的花朵，龙蟠凤舞，姿态百出。王阳明在诗中曾经这样描绘过他的洞府：“白云晚忆归岩洞，苍藓春应遍石床。”洞口有石刻的明安贵荣题的“阳明先生遗爱处”、明万历罗汝芳题的“阳明别洞”、清道光庞霖题的“奇境”等字。还有三座字迹模糊难辨的石碑，其中有一块是明崇祯十二年御史冯晋卿树立的。

最使人留恋的是洞外路边王阳明手植的那两株柯如青铜的古柏，躯干不仅粗壮，而且挺拔，虬结苍秀的枝叶遮蔽了高高的云天，不由人想起了杜甫《古柏行》里那两句诗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觉得它们颇有相似之处。洞口有石桌、石凳。白玉石雕的栏杆围绕着深深的庭院，栏杆下面像屏风似地直立着一排葱翠的茂林。顺着石梯前行，越走越高，建筑在一座大石岩上的，碧瓦飞甍的君子亭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在亭中可以“开窗入远峰，架扉出深树”。（阳明诗句）据《君子亭记》所载，当初阳明是“复因轩（何陋）之前营驾檻为亭，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王阳明用绿竹来譬喻君子的德、操、

时、容，实际就是自我吹嘘），地点似乎不应当在这里。导游者告诉我们，原来的亭子早已圮废，这是清末地方人士利用文昌阁旧址来重建的君子亭。层阁耸峙，外面围绕着彩色鲜明的朱栏。亭前有古梅一株，伛偻着苍劲的树干，不晓得饱经了多少风霜，相传也是王阳明手植的。四围有一些杂树和初生的竹丛作为陪衬。穿过君子亭下鹅石铺成的小径，我们低头弯腰走进了树枝低垂的梅林。虽然是空林，但枝柯交叉着，构成了一座天然的棚架，这是游人往宾阳堂必由之路。宾阳堂的小院落很幽静，有一殿一堂。堂是一个吊脚楼，明窗净几，门外悬挂“宾阳堂”匾额，用了《尧典》“寅宾出日”的典故。凭窗远望，青山、水田、石桥、茅舍，历历映入眼底，我们仿佛走进了一幅水墨画图。

君子亭对面的王文成公祠是阳明手创的龙冈书院故址。王阳明死了以后，明嘉靖中，地方官会在书院里奉祀他。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苗族人民起义抗清，书院迁到了修文城内的察院坡（今修文中学），这里便完全作了祠堂。后来有许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播迁，却以为龙冈书院从来就是在察院坡，那就错了。殿上神龛中高坐着王阳明冠带峨峨的塑像。厢房嵌有清代官吏们抄写的阳明的诗篇的刻石。大殿对过是元气亭，挂着光绪李崇峻写的“培养元气”的金字大匾。

还有一个与阳明洞有密切关系的古迹——“玩易奇观”（附郭十二景之一），在修文县南门外，它是在平原旷野中隆起的一座石岩下的小洞，可以容一百多人。岩上长满了野草和灌木。一棵古老的皂莢树，像一把张开的大伞盖似地荫蔽着洞口。洞门有“阳明玩易窝”五字，没有碑文。据说岩上原来有一个小亭，圮毁已久。洞内满壁青苔，十分凉爽。“玩易窝”这个名称是王阳明取的，意思是“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他还为它写了一篇小记。有人说，王阳明刚到龙场期间，一度住过这个石

窟。又有一种传说：阳明洞内旧有一个小地道（现已堵塞），可以通到这里，王阳明经常从地道往返于东洞与玩易窝之间。有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年人对我们说，王阳明的《瘗旅文》^①当时一定是在玩易窝写成的，因为只有在玩易窝的篱落间才能遥遥望见携带儿子和仆人的吏目走上通往蜈蚣坡的路径；如果王阳明在东洞，根本就没有法子看见那条山路上的行人，我认为他的看法也还“言之成理”，不过未免“实际”了一些。

王阳明在贵州住了两年多，写了不少诗文。他在龙场驿“参悟”了“格物致知”。提学副使还聘他主过贵阳书院，他在那里讲述了“知行合一”的学语。（贵阳有阳明书院和阳明祠旧址）在启发蒙昧、普及文化方面，实事求是地说他对贵州还是有过一些贡献的。至于对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进行批判，那不是我的事情，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导游”而已。

一九六二年七月于贵阳

^①《瘗旅文》为明正德四年（一五〇九）王阳明在龙场驿所作，他掩埋了从京城来贵州上任而病死的蜈蚣坡的小官和他的一子一仆以后，还写了这篇文章来哀悼死者。（见王阳明全集）瘗旅处在修文县城西北二十里蜈蚣坡脚，当地人通称三人坟；坟右侧路边，有清乾隆时立的大碑，碑上刊了《瘗旅文》全文。

日 子

何士光

祖母老了，夜半我醒过来，透过屋里浊重的夜色，就看见她衰老的面影。小巷和院落已经说不出的嘈杂，但窗棂上还是映着细碎的星光。城市的夜声传过来，也玄秘到令人莫测。祖母仰卧着，高高地倚在枕上。眼窝深陷下去，颧骨突兀出来，嘴唇长久地张开。这时候，白日里那陆离的一切，就尽褪其斑斓的色彩，生命的这一份惨淡就直截地浮上心来。但星光还是闪烁，夜色也消消停停。渐渐地就有鸡声叫起来了，在这稠繁的街巷里，啼叫得也殷勤。

祖母是不能出门了，不能再能自如地走动。下午有一道阳光照在耳门上，她就倚着矮矮的耳门，往院子里望一阵。在原来，就会望见梧桐和花坛，还有冬青和水仙。日影斜过来，壁虎或许就停在萧墙上。但数十年人世繁衍，那样的宽余是永远不会有。现在差不多紧靠着耳门，就是邻居搭起来的厨房，旁边是煤棚和鸡埘。梧桐早枯死了，是被晾衣裳的绳索缠得枯萎的。只有斜对着的半个窗棂，还有横过去的一道瓦檐，才使人想见这院子的流年。倒是祖母既无缘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没有思古之幽情。眼睛花了，也就都朦胧。只是闲来无事而随便望着，日

子虽繁复到罄竹难书，也只依然故我，倒也能把时日捱过去。

跟着她就回到屋子里。除了一隅窄窄的厨房和一处小小的水池，这屋子只有三间。如果不为长者讳的话，直如囚禁一般。她就在外间坐一阵，里间躺一阵，厨房里掇拾一阵。天地实在狭小，使人一见之下，不知如何触景生情才好。

也不知道是什么牵引，回到家一推开门，我就寻找她的身影。祖母正坐在迎面的沙发上，这正如所料，但似乎又不是我盼望的。要是祖母不在那儿，我就有些莫名的兴奋，大声地向母亲询问：

“妈，老祖祖呢？”

“唔，”母亲一笑，回答说，“在这里呢！”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祖母仍是哪儿也没有去。应该说这又正如所料，但又似乎不是我情愿的。祖母正倚在靠椅上，眼窝深陷下去，颧骨突兀出来，只是双手迭起来了，是静静地放在膝盖那儿的。我拉过一张矮凳坐下来，心里很是失意。如果不能宽恕就不要宽恕我，要是日子不过这样，要是再不会有什公发生，我曾经想过，不如让祖母死去。

一失神，听见炒锅响着，母亲在炒最后一道菜。捶打一般的低音传过来，隔着灰壁，四下里响着整整一打收录机。声嘶力竭地，柔情蜜意地，都尽量装腔作势。一个庄重的声音沉浮着，则列数着已经闭幕的和正在召开的会议。那末又何必祖母呢？不倦的岁月流驶，你也同样留在这里。一截街市已经不能更熟悉，就像祖母的行迹。拐角的这一边卖缝得很草率的上衣，那一边卖带着霉斑的鸭梨。而街道的这一头是家，正如那一头是办公室的桌椅，又都如同院子里晾着的衣裳一般的。换一处街市，也仍是楼房立着，车驶过去，人熙熙攘攘的。抬起头来，看见祖母仍旧一动不动。那么你的千种风情，万种思绪，原来也多余。

但祖母好像也不情愿就留在屋里。手里的岁月当然短促，白天和夜晚却是很长的。早晨总是很匆忙，人们都赶着出门，尽管也不过是去到那一片街市上，那时候祖母可以多睡一会，不必起床。但长久地睡下去却又是不成的，到了午饭过后，难挨的下午就开始了。隐隐约约地，不是有麻将的响声传过来？哪一家在吵架，还有什么东西被砸碎。祖母于是也逡巡着，开始寻找自己的机会，摸索着到院子里去待一会。

瓦檐的影子兀自地移动着，从门限那儿下到残留的石板地上，有三道磨损了的石级。这屋子原来是一处堂屋，石阶正是当年的遗迹。就这三道石级，祖母很难走下去又回过来的。说坎坷也可以，好比我们沉重的历程，恰似我们蹒跚的步履，艰难是一样的。驴子从来被认作马，酬劳得捱过年纪，桌子对面那位既贪婪又无能的上级，也一直坐在那里。天空蓝得发亮，鸽哨依然从拥挤不堪的院子上空划过，祖母就扶着搭在一旁的木棚，小心地走过去。先斜着身子，试探地落下一只脚，站好，停住，仔细地望望，没有风险，也不见反击，然后又挪动另一只脚，站好，停住，再仔细看看，算是下了一道石级。最后终于下完了三道石坎，下到了院子里。

院子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在等待。阳光正明亮起来，腐败的灰壁纤毫毕露。油毡花花塌塌，仅有的几块石板地上泼满污水。再也遮掩不住了，一时间都露出了隐私似的。并没有什么可让人流连，人们精明得无以伦比，但能为自己创造出来的花样，到底又有限。只有近旁的一间屋里，还透出一些声息，祖母就偏了头窥视，侧着耳倾听。方此时，祖母的形象不能说是观瞻。但我们能听到的，不是也只有传闻？只不过她窥探的时候，是一点也不装扮。

传过来的是男女的笑声，这也是最方便的笑声了，不用说泄露了私情。还有吉他，一如众所周知，之所以被喜爱，就在